

3103

石河子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石河子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石河子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石河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责任编辑 谭晓峰

封面设计 王同义

封面题字 贺荫雄

石河子文史资料

第五辑

出版 石河子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印刷 石河子印刷厂(铅印分厂)

印数 800 字数 90000

准印号: 新出字第278号

(内部发行)

石河子市四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委员名单

高立夷

张德勤

秦灏

谭晓峰

李忻

田永康

曾乃柔

目 录

· 幸福时刻 ·

- 我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 牛根成 (1)
王部长与王连长 史 志 (4)

· 从战斗到生产 ·

- 难忘陶司令员的一次讲话 王友正 (7)
南山伐木记 刘 震 (8)
巍巍丰碑 · 光照绿洲 葛先锋 (19)
玛管处小史 马志正 (27)
泉水镇小史 蒙儒农 (36)
垦区第一个女机车组 黄登来 (40)

· 光明之路 ·

- 新疆和平解放经过要述 曹 文 (42)
赵锡光将军和南疆和平起义 叶司韶 (58)
我在酒泉起义的经历 刘德普 (62)
忆昌吉兵变 魏光耀 (65)

· 人 物 ·

- 忆李铨主任 魏光耀 (68)

追念文亲马应熏 马志正 (71)

· 亲历记 ·

在广州黄埔军校的前后 田志仁 (79)

为喜入黄埔同学会而作 田志仁 (94)

在军垦农场锻炼 曹烈 (95)

· 地方文化 ·

石河子垦区教育之最 万千里 (105)

垦区中学的“五朵金花” 万千里 (113)

介绍两首有历史价值的创作歌曲 田永康 (116)

· 地方史料 ·

17——19世纪石河子地方行记方志资料辑注

料辑注 戴良佐 (120)

没有拍到罂粟照片 李惠兴 (130)

我见到了毛主席 和周总理

全国劳动模范 牛根成

1950年初春，我们部队（179旅535团）进入老炮台屯垦后，首长向全体官兵发出号召：“今年不穿新皮大衣，用节约的钱买羊养。”大家热烈响应。当时每件皮大衣价值5万元（旧币，合新币5元），用这笔钱大概买回了四五百只羊。

有了羊，我和其它五个战士把羊赶进了天山北麓的乌拉斯台草场去放牧。六个人两群羊、一顶帐篷、一只锅，逐水草而居。那时狼很多，为防狼害，我们白天放牧，夜晚轮流站岗。有一天大白天，羊群里一下子冲进了六七只恶狼，我们硬是把一只小狼给活捉了。放牧点离生产基地远，经常断粮，由于我们和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关系融洽，每到这时他们就把死牛、死马、死羊或把他们宰杀的牛马羊肉匀出一部分送给我们充饥，我们再困难也没舍得宰过一只羊吃。秋季时牧民们还给我们送来洋芋，让我们过冬有菜吃。我们也经常打些硬柴禾送给他们，让他们过冬取暖用。

山区放牧，夏季的草场区叫夏窝子，冬季的草场区叫冬窝子。每年五六月份从冬窝子向夏窝子转移时是很艰苦的。山区的天气变化快，早晨还把人冻得发抖，中午就象个大蒸笼

了。碰不到浅水沟，人、羊都得“抗旱”。一个叫张国兴的战士，途中干渴得嘴上起了大泡，无奈，他就捉住一只羊，用嘴衔住奶头吸吮。转场途中，我们除了肩挑背驮自己的行李及日常生活用品外，每个人还要背着或抱着走不动的小羊或弱羊。我们深知每只羊都来之不易，只要它们还有一口气，我们也要千方百计地把它救活，让每一只羊都安全的转移到夏牧场。

几个春秋过去了，我们除为城市居民和农场官兵提供了很多肉食（羯羊、淘汰羊）外，还为轻纺工业提供了数以百吨计的羊毛，羊的存栏数也越来越多。由于垦区农业的发展，为畜牧业的更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草料基础。195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这一年，团场决定每个生产连队分养一群羊（250只）。我随羊群来到18队（现122团18连），一根牧羊鞭伴我早出晚归。夏季中午羊群进圈，我拉着架车去打草，为羊群贮备冬饲料；冬季天短夜长，我给羊群定时补饲。别人的羊群每年百只母羊产羔六、七十只，每只羊产毛三、四公斤，我的羊群每百只羊产羔一百六、七十只，每只羊产毛平均7公斤多，为此，我年年被评为团场先进生产者，多次被师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65年被授予兵团二级劳动模范，是全国农垦系统1978年、1979年先进生产者，197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我牧羊的大半生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两次作为人民代表进京国庆观礼和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王震及其它中央领导人。

1966年国庆前夕，兵团党委通知我，到北京观礼。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笑着向我们走来，他向

我们挥手，他向我们致意。我离毛主席很近，他慈祥的笑容我看得很清楚。是毛主席使我获得了新生，是共产党、毛主席使我这个穷小子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当我回来后，我把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向军垦战士们作了报告，大家都和我一样高兴得流出了幸福的热泪，会场上人们多次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这次在京期间，我们新疆代表住在中南海，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王震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周总理还和我握了手，询问了新疆兵团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勉励我们要加强军民团结、民族团结，为促进新疆的繁荣和稳定努力工作。邓颖超大姐也到住处看望我们，关照我们要吃好，休息好。现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过世了，我更怀念他们。

1976年，我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农垦系统的先进生产者、人民代表，第二次进京国庆观礼，受到华国锋、邓小平、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并为我们亲授奖章。当邓小平同志和我握手，并授于我“全国劳动模范”证书、奖章（270号）时，他亲切地问我：“那个省的？”我说：“新疆兵团的。”他又问：“在兵团搞什么工作？”我回答说：“放羊。”邓小平同志笑着说：“搞畜牧的，辛苦，辛苦，要先有苦，才后有甜嘛！”12月28日，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合影留念时，我就站在邓小平同志的后面。

（谢为彬整理）

王部长与王连长

史志

1960年9月，王震部长来石河子总场四分场三连视察工作，陪同的有兵团和农八师的领导。三连是垦区著名的植棉单位，连长王忠汉是著名的精耕细作标兵，他总结的“齐、平、松、碎、净、墒”平整土地六字标准在全疆推广。

为迎接王部长的到来，王忠汉早早地在院子里等待。第一辆小汽车开来，从车上下一位穿军服的人，径直地走进办公室，王忠汉心想这是打前站检查接待情况的，就没打招呼，继续在院里等。不久开来一串小汽车，车上下来的都是兵团、农八师的领导，没有一个不认识的。他又想，王部长官大，一定在后面，继续等。兵团、农八师的领导由指导员张琳迎进办公室，他也没上前寒暄。不一会儿，陶晋初参谋长从礼堂出来向他说：“你怎么在这儿？”王忠汉说：“等王部长呀！”陶晋初参谋长说：“王部长早到了，正等你呢！”

陶参谋长将王忠汉介绍给王部长，王忠汉才知道第一个来的就是王震。他见王部长穿着那么朴实，象个普遍的工作人员。

王部长握着王忠汉的手，感到王忠汉手上的茧子很厚，说：“你经常参加劳动？”王忠汉说：“我们连队干部不劳动干啥呢！”王部长连声说：“好，好，参加劳动光荣。”王

部长脱掉鞋子盘腿坐在椅子上和连长交谈，询问连队有多少地，都种些什么？又问有多少职工，男女比例，大田和“四角”杂勤人员各占多少？王忠汉一一作了回答。问了工作攀家常，王部长问王忠汉：“你家养几只鸡？”王忠汉说：“一只也没养。”王部长问：“你老伴呢，她干什么？”王忠汉答：“下田劳动。”王部长又问：“你多大年纪了？”王忠汉答：“五十岁。”王部长说：“半百的人了，养几只鸡下蛋，每天下田回来叫老伴给你打几个荷包蛋，补养身体。”

唠完家常，王部长将王忠汉拉上他的车子：“走，去地里看看。”车到果园地停下来，王部长走进棉田仔细观察棉花的生长情况。齐腿深的棉株枝青叶茂，黄花紫花相间，棉蕾棉桃累累，部长越看越喜欢：“好，好，这个单位不错。”这时农八师政委鱼正东随手折了一截芦苇，指着苇尖向王部长说：“三连是我们师的这个。”王部长立刻明白了：“噢，尖子呀！”接着鱼正东介绍了三连精耕细作的情况，王部长听后很高兴，伸手搂着王忠汉的肩膀，走到地边，对随行搞摄影的同志说：“来，给我们留个纪念。”

看完果园地的棉花，王部长又步行两千八百米，一连看了七个条田的棉花。那年，三连种了二千六百亩棉花，生长得都比较好。在一号条田里，部长问王忠汉：“每亩能收多少？”王忠汉回答：“一百斤皮棉。”王部长有点不相信似的：“一亩多少株？”王忠汉答：“七千到八千株。”王部长又问：“每株能结多少桃？”王忠汉答：“六到七个。”部长低头默算了一下：“每亩不只一百斤嘛！”他算得很对，是不只一百斤。王忠汉的汇报留有很大的余地，怕说冒了秋后作不到，落个吹牛的名誉。这一年三连的棉花，平均亩

产皮棉一百四十七斤。

一条田有一个班的职工在中耕松土，王部长接过工人米天秀的锄头，弯下腰，左右开弓，很熟练地锄了一段地，把锄头还给米天秀，掏出手绢擦擦汗，问王忠汉：“职工吃多少粮？”王忠汉说：“每人每月四十五斤。”部长的神态立刻严肃起来：“中央规定三十斤，你们为什么吃四十五斤？”王忠汉说：“现在工作紧张，劳动强度比较大，三十斤吃不饱。”说完低下头，似乎在等待王部长的发落。在场的人都为王忠汉捏一把汗，因为当时正是生活困难时期，粮食是个很敏感的问题。王部长继续追问道：“粮食从哪里来的？”王忠汉说：“发动职工业余增种的。”王部长平步向前，目视远方，心中象有大浪在撞击。随行的人谁也不说一句话，气氛十分紧张。突然，王部长转回身，直视着王连长：“你是无产阶级，说真话。好！吃四十五斤我不反对，吃了要好好劳动，好好劳动！”王忠汉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只顾点头，说不出一句话来。

难忘陶司令员的一次讲话

王友正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九日，陶司令员到我们机耕实习农场二队（现石总场三分场）检查工作。连部开了干部会议后，连长就把队伍集合在一个平坦的地方，叫文教教唱一支歌。歌词大意是：困难把咱们吓不倒，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房屋搭起帐篷，没有菜蔬打野羊；劳动双手能够翻天地，戈壁滩上盖花园。陶司令员说：“这支歌子内容很好。同志们！现在我告诉你们，石河子要建设一座有二十五万人口的城市，还要建设很多的工厂，如棉纺厂、毛纺织厂、制糖厂、造纸厂等。将来这座城市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成为农工商学兵综合城市。这个城市地处交通线上，发展前途很大。现在你们开的这个大苇湖，不能全部开光，留一点给造纸厂作原料。你们在下面传说给每人发一个老婆，没有这回事。老婆不是工具和武器，怎么能给每人发一个呢？我有一个女儿在学校读书，我愿意把她嫁给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同志。可是我的女儿她能愿意吗？老婆这个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将来在关内动员妇女来新疆建设。那时候妇女多了，你们相互找对象成家。有些同志不想在这个地方，我今天给你们每人把定心丸子吃上，你们死了骨头要埋在这个地方，你们的子孙后代也在这个地方。现在的生活很艰苦，你们付出了百倍劳动，为子孙后代造福，同志们加油干！”

南山伐木记

刘 猛

我们石河子市和石河子垦区四十年来，经历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人拉犁”的开荒屯垦，开创了垦史上的第一犁；另一件大事是赤手上山伐木，伐出一座工商繁荣、颇有田园风光的新型城市。创业初始之艰难，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现在石河子市的基础，是当年老军垦们在深山老林中，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汗奋斗奠定的。正如诗人艾青对石河子城所赞美的那样：“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血汗做成。”

受命上山伐木

一九五〇年三月，我在廿二兵团廿六师（农八师前身）特务连任政治指导员。我和连长刘怀玉奉命带队进南山伐木。

当时既无车，又无马，全靠步行进山。东方天不见亮，全连便集合开赴南山石场。部队从玛纳斯县城启程，经石河子老街，靠前山脚沿三官店、榆树窝子、卡子湾向石场进发，天黑赶到东沟西坡，安营扎寨，执行上级下达的伐木任务。连队进发前三天，派出三名战士打前站，已在驻地挖好几排地窝子，搭锅造饭。部队一到，便搭上几根小木棒在地坑上，篷上几块军用帐篷，就算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起床时，由于头天晚上战士们睡觉时没脱衣服，裹着一床军用薄被睡下的，所以一夜之间，军帽、眉毛、被子已冻在一起了。军号一响，只见战士们个个敲打冰凌，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再抖掉冰屑，一个个便精神抖擞地集合开饭，饭后便分班向密扎扎的森林走去。放眼望去，沿天山北坡背荫一带，原始森林重重叠叠，但地上仍是膝深的厚雪，战士们走一步停一下，将毡筒用手拉出，再走一步，越走越陡，越走越难。有的松树高十七八米，两人合抱才抱得过来，松树下，杂木丛生，荆棘遍地，有的连人都钻不进去。

刚到伐木地点，团长王传铎、政委惠奋、参谋长罗伯义也来到工地，察看了地形，又强调了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提到伐木与建设石河子新城的关系，并传达了陶峙岳司令员对建设石河子必须有的几个条件：一是水；二是木；三是煤；再就是人的革命精神。

刚放下枪杆子的战士，伐木都是门外汉，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伐木部队进山后，沉寂的原始森林，便骤然响起斧砍声、号子声……一棵棵参天大树倒地了，被剔掉枝桠，拦腰截断，从林中抬出，分别粗细堆码起来。

这年七月的一天，我正在地窝子内写报告，在外面劈柴的炊事员喊了一声：“指导员，山下来人了。”我出门一看，见几个首长牵着马，正从山底往上爬来，我便和连长赶紧下去迎接。原来是二十六师罗汝正师长和王季龙师政委，陪同陶峙岳司令员和张仲瀚政委上山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来了。

师长和师政委我曾见过，陶司令员和张政委是第一次见面。风尘朴朴的司令员和张政委见到我们迎来，便立马与我

们握手，和蔼地说：“你们辛苦了。”接着由王政委向司令员介绍刘连长和我，又说明此行的来意。于是我和连长便接过马缰牵马带路先察看堆料场。当王政委看到一堆小树也被砍伐堆在料场上时，便生气地问：“这是谁让砍的？娘的，这么小的树就砍了，这简直就是犯罪！”我和连长说：“首长，我们以为小的可以做椽子、当工具把，也就糊里糊涂砍了。下午立即纠正！”首长来到改料场，看到有的战士站在一根粗圆木上，全身只穿一条短裤叉，在中午的太阳的烘烤下，正汗流浃背地解木板。陶司令上前向他们招手：“同志们，辛苦了！要注意安全，下来休息一下。”于是解板的便停了下来，微笑地向司令员敬礼。司令员和张政委看到了堆如小山的改料场，木材分长短粗细地堆码在斜坡上，有电线杆、椽子、椽子、木梁和规格不同的木板，高兴地说：“有这么多好木材，石河子新城建设的关键问题解决了。”

司令员和张政委走到一方大料的改锯下。司令员对张政委说：“你能不能站到方木上去拉几锯？”张说：“我上去试试看！”便当即爬到方木上去。张政委身材高大，微胖，走上去便摇摇晃晃的，很难站稳，就跳了下来，对拉大锯的战士李吉堂说：“还是你行，我这个大个子比不上你这个大个子！”官兵们都笑了。

司令员望着漫山的原始森林，站在一条飞落而下的瀑布边，捧起泉水饮起来，就说：“你们这里水甜，满山绿油油的，冬暖夏凉，又能吃到野味，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张政委说：“司令员，我们把石河子城建好了，我们也到这明月林河照，清泉石上流的地方来养老多好？”“高见，高见！”司令员笑着回答。

我们领着首长由料场又向上爬去，爬上一个山岔口，看到钟灵毓秀的天山个个异常兴奋。张政委便说：“天山是座宝山，有雪峰，有森林，有煤炭，有金银钢铁，又有野兽、玉石、大草原，应有尽有。”他们举起望远镜，罗师长喊道：“快看，在对面山岩上，有几群野羊！”王季龙政委也看到了，说：“好，这下不愁改善连队生活了。”司令员接着说：“可以打牙祭罗！”师长立即向我和连长交待：“你们连抽出两员枪手，在山中打猎，弹药问题，写个报告上来，我批。”一路上，张政委还问我：“周围哈萨克族多不多？”我答：“夏天见得多一些，冬天很少见到。”张政委接着说：“到了山里，要主动搞好民族关系，历史上，我们汉人欠了少数民族很多债，隔阂很深，现在我们要还这些债。要尊重民族风俗习惯，逢年过节要去给他们拜年。”

首长们来到二排、三排伐木工地，司令员又向大家问好：“同志们辛苦了。建设新城，你们应记头功！”司令员指着一建锯断的圆木断面问我：“这树是多少年的树？”连长看看我，我看看连长，都答不上来。将军便指着年轮数起来说：“你们不晓得我晓得。从树心往外数，一圈是一年，有几十圈就是几十年，有的大树长到几百年上千年。”司令员的知识广博，令人敬佩，我们当时实在不知原来树纹就是年轮。

到了连队驻地，首长们又从伙房挨门一一察看战士宿舍，看完后就席地而坐在一棵大树下开起会来。首长对我们这几个月的伐木成绩表示满意，并强调建设新城离不开大量的木材，伐木与新城息息相关，立功应当受奖；但要立即纠正乱砍乱伐小树的错误，对战士进行爱树护林的教育。最后司令员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是：“木头伐下来，没有汽车没有